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九

祀神第一

大社取土

朝天宮

城隍 三則

景惠殿

帝王廟

堯廟規制

孔廟

祭用常服

不領祠祭

許廟祭田

螺磯

薩法官

符神

飛天神

鍾葵

猿僊神

霍廟池水

舞陽侯

衛公生日

河神 三則

石像

荷石

老父指路

神鬼所護 二則

詩鎮

劉忠宣免難

陸莊簡風火

濟風救難 一則

神人救厄 二則

辭清威靈

黃冠授藥

神示

神徽

斷獄

却羨

王春元

青衣持檄

易榜

焚像

心計得情

井神

竹神

石鹿神

保障為神

石吞為神

神燈廟

丹臺記

神惠記 二則

神術

蔣侯授矛

朱書

假神

假妖

精爽

七則

避正人

役鬼

鬼道姓名

鬼報恩

鬼恠

冥獄

冥司獄

湧幢小品卷之十九

祀神第一

湖上朱國禎輯

長樂鄧振鐸西
諸子書

太祖最虔祀事到任須知冊以祀神為第一事各神
 俱存本號而後代汎加之稱悉皆撤去為之一清
 其不入祀典而民間通祀者聽前代有毀淫祠者
 而太祖有舉無廢蓋重之也 御製冊序云五
 經四書有志之士固已講習即繼曰此書麤俗實
 為官之要機蓋嚴事 神明推崇經術其聖不自

聖如此

大社取土

洪武四年五月立大社廟於中都命工部取五方之土築之應天河南進黃土浙江福建廣東西進赤土江西湖廣陝西進白土山東進青土北平進黑土天下郡縣計三百餘處每土百斤為率仍取之名山高爽之地世傳張士誠築王府基取三興土為之嘉興長興宜興與此相似然張以便身太祖以事神築基之土必多太祖以百斤為限此興亾所由異也

朝天宮

兩京皆有朝天宮事天禮神并為習儀之所南建於太祖即冶城舊址景陽樓在其左二門外紆道屈曲最可喜北則宣宗八年始卜築於阜城門之內宮成有景星之瑞其規制宏闊勝於南而雅秀則不及嘉靖中陶真人請重修輝映益加於前矣

城隍

北京都城隍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此國
初舊物一老卒云其石長可丈六尺下有城隍廟
三字旣建北京埋而露其頂埋矣又露不知何意
儀門塑十三省城隍皆立像左右相對其香火甚
盛每歲順天府官致祭府尹可以配都城隍則布
政可以配省城隍勢位略均而一坐一立何居豈
幽明少異而儀門所塑或者後人附益非經禮部
考訂者耶

再思在外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並不聞有各省城

隍廟卽如江西城隍爲灌嬰亦相傳舊說前朝及
國朝亦未嘗祀之爲省城隍也然則都城隍者乃
都城之城隍耳豈如都御史都指揮之云乎其位
次亦可辨矣

洪武二年應天開封臨濠太平四府滁和二州城
隍皆封王正一品各府封公正二品州爲侯正三
品縣爲伯正四品應天袞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
府州及各府九旒九章州縣七旒七章王矣公侯
伯矣仍迓其品章服各異似不可曉豈幽明各異

獨加崇重與

景惠殿

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事

世廟從侍醫之請作景惠殿令大臣春秋主祀事殷棠川士儋爲尚書用侍郎王希烈議上疏謂三皇繼天立極而列醫師之中于禮不協請撤祠進歷代醫師于一堂院使以少牢行禮報可

帝王廟

歷代帝王廟塑像精巧如生光武恂恂有儒者氣象餘多雄武可畏嘉靖中虜患甚棘修撰姚濂題黜元世祖之祀其言曰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劉石貪劇于契丹暴過于女直給事中陳渠亦主此說上疏堅請且謂太祖存其像祀乃開國諸文臣劉基等中元進士受其豢養之恩彊假元以帝統謬與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失又謂北虜方橫祀胡虜之君何以禁胡虜之侵看來元世祖大有好處趙氏子孫不殺一人舊臣多所錄用卽文丞相逃真州再就擒延至數年以星變方就僇其

餘善政種種可錄豈非夷狄之聖主與 太祖祀
之帝王廟又立廟于北平歲時致祭追順帝之謚
封崇禮而歸之每日朕元布衣又曰朕父母爲元
百姓受其養育吁此豈腐儒所能窺哉二公彈不
得 太祖便彈劉中丞嗟乎仕於元者豈獨一中
丞中丞亦何戀於元而 世宗方議禮大有改革
又憤虜橫議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堯廟規制

帝堯廟在平陽府汾水西後徙於東南唐顯慶中
徙府城南有地七百畝屋四百間中爲文思殿前
爲賓穆門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後祀玉皇總曰
光澤宮正統中左布政石璞郡守萬觀以左右二
祠不合經典撤去之左祀舜右祀禹易玉皇閣爲
執中閣顏堯殿曰廣運門曰俊德協和舜殿曰重
華門曰玄德禹殿曰文命門曰祇德增屋五十二
廊六十八合爲三聖廟已更執中閣爲殿而于堯
殿前爲閣顏曰光天最爲雄鬯於是規制大備冠
于西垂然前人祀老子猶曰孔子嘗問禮西入流

沙不甚悖也至霸王入秦坑卒縱火一猛悍武夫而與老子分東西且上配帝堯不已甚乎石公之改正足洗千古之陋方議興工一夕大風拔木積廡下皆棟梁材也人咸神之

孔廟

兩京孔廟各見志書中萬曆二十八年始易以琉璃從司業傅新德之奏也曲阜朝朔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凡三修 本朝洪武初改建國學于鷄鳴

山下卽六代樂遊苑故亦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教場西則學基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用五年

文廟成

上視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

祀孔子衍聖公賜誥如一品法頒大成樂器于天下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朝 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籩豆十二重建正殿恢爲九間樓閣門廡皆廓其制弘治十二年廟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致祭庚子春余得恭 謁

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目所未見入廟
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
己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連標等復
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

祭用常服

歷代忠臣廟皆府尹致祭凡祭必用祭服獨此用
常服想當時請旨未下府官草草行事遂以爲
例今當改正者

不領祠祭

京師諸祭皆領于祠祭惟壩上馬房別自建祠以
元旦冬至聖節遣內侍主祭光祿寺具品物不
領於祠官

許廟祭田

許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溪里許之後有名忠者
藏其譜今見存并新其廟額祭銀八兩後減三之
二及括祭田故所優以輕折者竝罷去之萬曆十
二年忠訴於縣令陳某爲請于兩臺得復

蝮磯

蕪湖江心有磯磯上有祠祠孫夫人曰嶼磯甚有神靈孫夫人至此磯聞先主崩摧哭自沉又曰孫劉有却夫人歸吳舟檣磯下不忍見仲謀遂坳于此夫人真烈丈夫也蜀旣不傳吳亦遂諱宜其爲神血食萬世郭青螺權蕪稅并塑先主像改曰蜀望臺

薩法官

建陽縣橫山王廟甚靈驗迺歲鄉人祭賽必用童男女否則疫厲隨起宋紹興間薩守堅入閩至建

陽是夜橫山王托夢朱文公曰廟人爲鱗蛇所踞近年祭祀渠實享之今薩法官欲罪我而重譴之徼惠先生一言爲救文公夢中問之曰法官安在曰寓關王廟施藥次日往廟中果有一道士詰其姓名曰薩某也文公具白其事薩曰先生說關節耶姑免究比歸則廟已燼矣惟有一大圓石鎮其中今人呼爲飛來石是夜文公又夢曰業蒙救矣亾以爲謝此去護國寺風氣甚聚可爲宅兆君其世世獲福宜急圖之後文公議建學其間卽今學

基是也

苻神

苻堅死于新平佛寺見夢于寺主摩訶曰改爲吾
宮則已不則盡殺居者果歿疫相繼因共改寺爲
廟遂無復疾疫正月二日民競祠以太牢號曰苻
家神

飛天神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末方
建大殿殿西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
之上初道士呂元藻數夕夢神從空直入其形接
天遂爲此像隋末多事不果就然靈應則多矣太
和中杜元穎鎮成都時南詔侵沐源川分道而來
掩我不備欲取嘉州去州四十里寇忽大驚奔潰
州境稍安有得夷人覘候者乃言本欲徑取嘉州
忽旗幟徧山兵士羅立有三五人金甲持斧長二
三丈聲如雷霆坐二鬼之上麾兵士直進蠻遂驚
潰而去是日蠻酋歿者三人始知爲飛天神陰兵
也自是郡中祈禱無虛日有人將下峽乞福於神

瞿塘水汎波濤甚惡同行之舟皆損失其人甚懼見神人立於岸如飛天之狀使二鬼入水扶舟舟得無恙開元觀之名益著觀在層岡之上下眺城邑俯視江山二水迴滌衆峯環抱爲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樓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而摧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爲馬廐有門扉制古且堅無絲毫朽蠹置之木棧之旁旣而有光炯然可鑒以其爲怪棄而不用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綴門櫺之上累日不去涉旬之外不知所之

鍾葵

鍾馗之義筆叢言之最詳且不止堯鍾葵而已隋時又有喬鍾葵爲大將軍大約辟邪之神隋唐以前往往取佛僧鬼神爲名葵馗音同雜出俗畫鍾馗戴軟角巾便有開元進士之說

猿僊神

韓苑洛爲浙江僉事王鎮守譖之被逮時山東魯橋有廟曰猿僊神者能預言人禍福官校孫百戶

等謁神且布施神一見卽曰汝輩非拿韓僉事者乎衆曰諾神曰韓大好官好人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鎮守無天理也我近日常自京科道部寺無一人不惜其枉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人異日當大用爾輩可小心待之衆應曰不敢神怒曰張某狡猾無狀不念爾六歲驚膽子兒乎張股慄叩頭蓋張年六十餘始得是兒項短而遇韓無禮故神言之張大驚挾其曹致賀自是待韓愈恭而張某尤甚

霍廟池水

御史閻睿行邊經祈連暮宿山下夜分聞金鼓聲比曉雪滿地詢諸左右曰山徑冰滑霏雪馬不可度山後有霍將軍廟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水若榴梨瓜果狀衆咸奇之

舞陽侯

樊噲原武康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爲沛人今縣有舞陽侯廟甚靈應

衛公生日

安吉州李衛公廟初在孝豐玉磬山陽上方寺前
宋乾元年間風雨暴作廟移於山之東卽今址也
熙寧甲寅隕石於廟之東嘉定己卯隕石於右廡
下元泰定乙丑隕於左偏棟宇像設一無所損若
避之者成化辛丑復隕於後殿損桷之楣弘治初
歲大旱邑令舉神禱雨雨隨輿至須臾霑渥癸亥
夏旱且酷熱禱於神神額有汗如珠拭之復汗雨
亦隨應初神微時射獵霍山投宿朱門遂有乘龍
行雨之事則神之靈異其來也遠矣每八月十八
日相傳謂公生日衆先期醪金寘酒酣宴演扮先
代人物鼓吹歌唱之聲晝夜不絕謂之李王會

河神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金兵方熾神以
戚腕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築望雲亭自娛咸淳
中浙大饑損家貲飯餒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
安擄太后少主去義不臣虜赴江歿尸僵不壞鄉
人義而瘞之祖廟側 大明兵起神示夢當佑
聖主時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

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虜大潰遂著靈應永樂
間鑿會通渠舟楫過洪禱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
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爲
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史以事過洪天將
暮遇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史曰若官
人胡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豈吾爲此厲民爲
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
不敬當罰書史訴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
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祇事神益虔

石像

晉天福以前有巧工來自雲川見有石浮于水歎
曰石豈真能浮乎是必神使之然也其夕夢一老
人揖而前曰吾楚歷陽侯范增也大功不成邑鬱
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君能留意必有
以報遂取以爲石像奉香火惟虔煙隨風飛直至
蘭溪縣止于芎峯之巔邦人歸向聚木石而成廟
題曰福祐括蒼王淮詩云關中失鹿人爭逐一去
鴻門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侯廟食更何心

海恒小品 卷十九
合第四卷陳孚之詩讀之亦可悲矣

荷石

邵仁安睦之清溪人貞觀初與弟仁應俱隱蟠山
誦道德經淡得其奧沒而爲神有巫何氏虛譚禍
福惑人神甚惡之現形以一木荷二大石重各萬
斤至山之巔折所荷之木植于地枝葉生焉巫者
驚走人名其樹曰虬錫立廟以祀廟前有池歲旱
致禱水湧沸山上二石雲起有蛇出于池入廟升
屋雨隨大注山下一小兒失已三日途遇老人呼
曰隨我閉目勿得開從之聞風雨聲甚厲少頃撫
其背曰至矣開視果其家曲巷中也

老父指路

孫明濰州昌邑人李瓊據益都明被兵掠至鴻溝
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
俛俛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卽至
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鹽塲中草深滅頂而豺狼
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
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

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
急挽以入初父止生明明之子孫逾四十人孫惟
中字伯庸有孝行廬墓通書史居家嚴肅三子長
尚志入 國朝爲禮部主事

神鬼所護

趙尚書狷祥符縣人有異質善賞識臧否正統中
錢塘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時公謝政家居于數
造其廬以前輩禮事之甚恭一日公執于手嚙之
出血于卽悟泣拜請教公不答頃于出其孫恠問

曰大人何嚙于手公憮然曰于好官惜不得令終
耳公先爲郎署時一人犯大辟歿獄中出其屍實
閉氣詐死也越四十年爲司寇其人復犯法公一
見呼其姓名曰汝非曩死獄中者邪訊之伏辜人
以爲神公在襁褓母避亂抱匿林莽間有虎至母
懼置公於地虎熟視而去暑夕寢齎舍中羣狐采
麻葉作扇扇之驪呼曰趙尚書方苦熱吾輩敢憚
勞邪公聞之益勵志讀書

顧度崑山人有孝行坐事亾命走西南夷萬山中

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洞幾死常有神人護
之自播州轉入丁山山神夜來與語貌甚偉曰吾
姓褚導如巴中巴人以爲神相與敬事之居九年
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
江不可渡是日大風渡者皆死獨得免永樂中以
人才徵不就

詩鎮

我湖慈感寺前橋曰潮音水清澈有蚌浮水面吐
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卽有蛟龍來攫永樂中夏忠

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裏率一美女
來見公不爲動徐訴曰久窟于此歲被鄰豪欲奪
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爲鎮卽彼懾伏永不敢動公
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神拜領而去未幾
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
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
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矣慈感蚌珠
之仇也牒于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電有一蛟歿于
錢溪之北 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 朝問狀

對曰此皆 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聽命臣何敢與
焉 上甚悅揚文貞請錄付史館 上不許萬曆
己亥余遊太和至荊州文貞六代孫現爲兵使者
對余言如此

劉忠宣免難

忠宣公少隨其父廣居官廣西歸至赤沙湖誤墮
水風悍帆滿急舟行已遠浮沉水中遇漁舟掠出
送至舟已半日矣癸未會試場屋火攀垣數四皆
爲後人拽下喘喘待死俄若有人推之上者遂踰
垣旁一人衣之白袍問其名居不答標衣號于市
亦無應者

陸莊簡風火

莊簡公館于陶氏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
將有所做以公在薄其罰語畢燄起公又力懇曰
第及三舍不傷延也翌日果藝三楹嘗渡江遇疾
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抵
淺洲免焉自是遂戒牲庖

濟風救難

漢幢小品 卷十九 一七
劉佐中部縣人生五歲值歲凶民有鬻美衣於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佐問易以何爲大母曰將衣汝佐曰今米與衣孰重亡米死矣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佐年十五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風益急佐將投于水舟人執之已風止復濟正德丁卯鄉薦解元邵昇未冠登科有俊才劉瑾從孫女妻焉庚午秋瑾敗有司逮昇急奔佐匿之閱數月佐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故不與瑾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卒脫昇於難

劉瑾爲姪女求婚時有戊辰探花戴大賓丁卯陝西解元邵昇皆未娶諛者爭以二人姓名進瑾曰吾關中人歸邵生其可苦辭不得昇因閉戶絕人事瑾誅衆以昇無所與事免誅斥爲民昇字晉夫才調超逸能詩絕不以得喪櫻心年僅四十四卒衆皆惜之戴尤早夭均犯忌才之阨矣

神人救阨

金峯胡公宥新安人甲戌進士能文章諸生時下
惟嘔血甚劇夢黃冠假良背之旨疾乃瘳每神其
術祕不語人嘗自城南夜歸燈火相接及門聞無
一人舟覆彭城賴居人出之溺公問故則神人夙
戒謂賢者有厄宜亟持勾繙以救見屠者將解牛
市而參之守塚及公卒于黔牛不食死

初生時母毛孺人夢車駕臨其第方以臬司入覲
歲在癸未會廷議相壽工有薦公習圭測者受命
往視屢賜御膳車駕之幸其在此乎同時往者南
司寇陳道基通叅梁子琦請改而禮書徐學謨不
從止

辭請威靈

徐楚淳安人爲辰州太守甲寅疫癘大作公亦昏
憤恍惚覺身著金緋坐殿上兩楹間旛幢飄搖署
曰威靈几前大鼎爇香黃冠在前問曰此何地我
何在此對曰此城隍廟也郡人請公生爲之公怒
曰誰爲此議我肯向汝作土偶耶道士忽不見旛
幢殿宇一時都沒翌日士民苦旱祈雨執牒請公

署名公曰有如夢我當應禱纔出署大雨如注三日夜不絕疫癘頓蘇先是公以內艱歸過山東聞有高孝廉爭舟怒罵復舉大石擲公幾中額且曰異日見我廷謁毋悔乎公笑而謝之後至辰州高乃補沅陵令辰之附郭邑也大爲跼踖高頓顙愧泣公怡然答曰乃公吞雲夢者八九願勿復言爲雲南副使周龐者廣西人有所親人周岐岳選蒙化衛經歷死矣龐謂其子曰滇廣萬里誰知而父死者以文憑假我我之官所得與而共之龐竟赴蒙化恣意貪墨居一年而岐岳家有七人來龐恐事泄飲之酒夜盡撲殺之燔其屍有宋經歷者故識岐岳密以告公公佯檄龐往事隣縣而擒其妻子訊卽服捕龐置極典滇人稱爲神明子應簧巳丑進士叅政

黃冠授藥

劉繹字斗山代州人也成化丁未進士理遼東糧儲逆瑾惡之械至京枷午門前枷重法嚴凡枷者十餘日多死公枷月餘不死時同郡王沈庵以死

侍側不去有黃冠者至遺家人一九藥日日剝一分食之盡則難脫公是日亦夢僊人自霄而下內藥口中覺來尚有香氣監守者俱言有老人送藥忽不見語喧聞上達九重太宰張西麓絲乘此異言之瑾得釋爲民張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朝野稱爲鐵漢後陞衛輝知府長蘆都轉運使此一鐵漢阨于瑾救于僊而又見知于瑾後之見知則又黃冠誤之也故官不甚顯

神示

任汝亮猗氏人進士戶部主事督餉彭城渡河登舟失足墜沒陪僕自投下援之亦不復見日向晏舟人駭而譟有頃與陪僕忽躍而出神色晏然或問公溺時狀曰若有巨木載者舟人以纜度水深百丈駭以爲神知泉州府泉州苦旱郡人占九鯉湖神神示之須二千石至而雨公方入武夷縉紳有以夢告者疾行左右言支干不利公策其馬曰農夫閔閔望歲所言不可以過今日脫有災太守任之至果大雨又三月牧兒入山中經一峽見石

理若文字隱起拭蘇讀之云巨雷闢石神泉湧出
見者神彊食之無疾以傳以頌良二千石郡人爭
來觀有疾一歎立愈會內計中蜚語左遷知興國
州泉亦先涸

神傲

蒲州高嶽爲黎平太守黠夷以嶽西人不習土風
聚而掠供張物嘗之嶽乃與杖械繫復奪去傳檄
將吏悉收斬以徇夷衆嚙指無敢犯嘗閉戶臥漏
下已三十刻有紅光奪目跡之賁燭自然默籌兵

猶火也神其以示傲乎部署材官粟馬厲兵寢戈
擐甲欽欽如對敵壘衆竊恠之已而旁郡夷戕殺
官長以叛臺檄嶽調孟兵討賊孟兵蓋獲之後剽
輕敢戰尋罷不用兵恚曰是謾我使僕僕道路士
辱兵頓不則受賊賄耳將甘心於罷者鼓譟蹋邸
而入左右無人色辟匿嶽坐堂上以一吏侍胥之
入意氣自如徐呼而前以爾討賊乃自爲賊耶吾
貫爾縛賊自效衆頓首願受約束倍日并行卒獲
渠魁還報

斷獄

歸震川先生令長興好譚文于聽訟非所長有鄉豪與媳姦爲僕所見揮刀殺之知事不可掩入室取一婢殺之提二首赴縣告以獲之姦所欲脫已罪偶大雨沮城外其夕先生夢城隍神告以殺死本末先生辰坐堂上其人携二首奔入未及言先生大呼曰賊賊汝殺人如是如是遂伏罪衆咸以爲神自後無敢欺者

却羨

吳猷新喻人任兗州府通判庫吏楊福以羨金千餘兩私猷取之猷不取後十年其子總稅赴京舟至蕪湖焦磯觸石破賦金沉于江者五日詰旦家僮狂叫曰我焦磯神也汝父猷不取兗藏金今所沉者稱是盍以長緋繫鐵鉤曳取之必獲亟如神言果獲同事者乞神效之僅出空橐焉

王春元

王命河間饒陽人滹沱大溢水及城不浸者數版有婦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時饒有兩王春

元問主名指曰君也殺牲爲文登城望祭祭畢而
水落迄不爲災或問以故婦曰渠東斗星也翌日
復問其婦懵然不復憶矣人咸異之後爲鳳翔知
縣潔已愛民秋禾正茂忽有蟲如蠶而微小色正
黑緣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奔告卽爲文率衆
禱于神詰朝而蟲跡如掃竟亦莫知所往士民爲
圖頌之嘗以治邑勞瘁成危病醫藥罔效夜夢梓
潼神告之曰服補心丹乃愈覺以語醫醫言非對
證藥已之既復夢如前卽和而服之遂愈

青衣持檄

嚴天祥朝邑人爲絳縣知縣恒以役至夏縣道經
傅說祠側嚴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思
焉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憇其側短亭中坐
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嚴謝不
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爲嚴作鬼
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二青衣還
報傅公異日竢我爲御史乃往言訖就寢頃之寤
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

有之非夢也嚴默然誠左右勿泄及甫爲御史輒
鬱鬱不樂卒其後從人始言之

易榜

綿俗尚禱有白牛廟者民競誇詡其妖以爲神戴
賢爲監司行部見之曰此必伯牛廟之訛也遂命
易其榜禁民無得淫祀其中衆初以非其神謹之
後獲斷碣於墘地果立以祀伯牛者遂皆服公明
見

焚像

陸鈿爲貴州副使嘗行一山谷中鼓角不鳴軍皆
銜枚疾走怪之左右對以貓王神最靈人輒避不
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見其像纍纍令軍人
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俯地呼而請罪公
曰是何惑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爲妖

心計得情

戚南玄賢爲歸安知縣民嘗夜被盜未曙戚謁廟
出河側聞舟中密語云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
能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賊來具如所聞被盜家

猶未知也素有心計善劑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有蕭總管祠甚靈且厲豪右欲詛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禍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上竟不雨沉之水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起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戚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繫舟側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沒人所爲也遂焚之

井神

貫溪縣仁福鄉聖井相傳宋初有郭巫祈雨井上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墜井初不覺旣而見水中有樓臺儼然一老翁中坐侍衛森列置所墜角於牖間巫進請角翁謂曰旱乃天數非吾獨專小民不修誠動天而晝夜聒井何爲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敢聒井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旱巫違前誠吹角井上角復墜井

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潭水上僵坐
不什漁者推赴長流旦視坐如前如是者數四屍
竟不去亦不朽敗是夕見夢於鄉人曰吾郭巫也
向再入井見龍龍謂數人冥間不令出旣因命我
掌祠出屍以見異我嘗爲鄉人効勞者今神有後
命而數數苦我奈何鄉人往驗之信爲立祠凡有
禱則應

竹神

陳潯爲閩錄事死之明年妻哭之曰君平生以剛
直稱今以讒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見夢於妻曰
吾不知死聞卿言方悟吾當報讐然公署非可卒
入卿爲我訴冤吾當隨之明日妻往訴至縣遇一
讐吏於橋上擊其首卽仆而死及入凡吏嘗害公
者以次十死八九惟二吏奔至臨江得免王埜蔡
襄有記神墓前忽有竹二根從樹柯中出衆以爲
異因爲蓋竹神祠

石鹿神

青州石鹿山臨海有神廟甚靈刺史王神念以祈

禱惑衆毀廟壞像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撲打不能得走入海水時陰子春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請見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憇此境子春密記經二日知其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朱衣人陳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陳謝子春心喜供事彌勤果以功授南青州刺史又遷都督秦梁二州神信有靈逐于神念祠于子春辟之于人遇合乖違各有緣分

保障爲神

吳江縣黎里秦氏世素封行善多以貲得官其始祖乾當宋季之亂集鄉兵自保寇不敢犯依以全者甚衆詔授護民太尉沒而爲神祀之至今攷五季之末民間聚兵保鄉黨者率稱太保故有遍地太保之稱宋末則稱太尉非實授職銜也中間有豪傑有彊梁江左以來豪傑最著者程忠壯公次則秦公觀其能蔭及後人則當日行事大略可知已

石吞爲神

瓊州臨高縣西十里有昆邪山建武二年村民王氏者二人長日祈次日律與鄉人王居傑獵于山憇石上祈爲石所吞啗居傑三引刀不解祈被吞未盡間忽作聲曰我爲昆耶天神隱此石室已後可以純白三牲一祀我言訖遂沒入石中不復見宋靖康間逆酋王文滿煽亂率衆環攻臨高民受荼毒無能禦者吏民乃禱之於昆耶神須臾蜂蠆彌空肆毒行螫羣盜奔潰民賴以安益神其祐

神燈廟

姚江有神燈每歲春月初昏無風雨遠望火光數點起自大黃山東嶽廟前已而跨江南北散漫數十百點多至萬億燦然若繁星明滅聚散參差不定漸移而西至夜分隱隱向白山沒俗傳三月旣望爲嶽神誕辰此其下降之徵然讀書龍山上者言不特春季爲然凡遇天氣鬱蒸往往有之第卑處不見如登山絕頂見江南遍屋皆赤卽環山半亦是甚有人坐樹下倏綴樹如旒至集人衣裙拂

之不去西門桑神廟俗呼桑九郡王併祠其子周舍史舍周生時館穀外邑歸而經其姊家嚴氏姊爲具鷄黍周怒何爲以骨飼我衆曰肉也姊家實以祠神竟不食歸告其妻趣具湯沐吾將去爲桑郡王子浴竟而逝史名自張髻年從學舍歸途遇一丈夫鬚髯甚偉曰豎子而非史氏子乃郡王桑氏子也史驚懼歸告其母夕發寒熱語語若神授竟死傳邑人十月間具旗傘鼓樂昇桑神及二舍迎于途至桑巷祠而返歲以爲常

丹臺記

蔣燾字仰仁其先宋侍郎堂守蘇遂占籍長洲父原用娶武功伯徐有貞女而生公原用登進士出知樂亭歿於官燾尚孕於母未育旣育旅邸七閱月母始扶櫬歸少穎悟五歲母口授小學卽成誦十一善屬文時出驚人語選隸學宮十四應都試金陵文譽馳公卿間又三歲而卒嘗未卒時常夢上帝召爲丹臺記以母老辭不得錄而祕之姊婿劉玠入其齋得所爲辭帝文以語母母惡之抵于

地然竟不免也初母在蓐恍惚見道流三人入房頃刻間失其一卽免身常以爲異徵及卒後母甚悲著哭子詩十三首聞者莫不隕淚母又夢燾來言我之帝所甚樂母問其死狀燾曰兒死從首上以往兒雖死不滅不散也至嘉靖中陸詹事深死三日而蘇旣蘇語其子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時不見若輩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跽於庭云奉大王命召公余方欲置對忽身已坐輿上黃衣前導隨者數十人皆舊隸物故者余心甚駭輿北

行如飛至一城黃衣跽請曰當去輿從步頃刻間已失輿兩人挾而走足不著地至一城黃衣又跽請曰請改服不覺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樓櫓皆如京城制可十餘里至闕門門數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衣先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陸深已至王起坐曰入之余從東階廡下北面立王南面字呼余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下莫非當年蔣燾耶蓋余爲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呼之曰奈何犯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迫之王曰

子淵爾官應居一品壽應登八十以犯三大罪十
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
歲聞是語駭曰深得無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
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須臾吏持簿至余閱之見
平生所言所行無一不記其末以朱書總核其罪
余因丐王幸念夙昔使得畢其壽命王曰此非寡
人所得專也主在帝寡人爲故人受罪姑假以兩
旬俾治後事其毋爲子孫計命黃衣送之出已出
門復呼入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覩何以警傳世
黃衣又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
至街衢所見冠蓋往來如長安道上皆朝士久沒
者咸下車與叙寒暄而別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
甚昏黑忽見一燈微明旣近則其屍卧於床心惡
之黃衣推之使附乃蘇又兩旬而黃衣復至詹事
遂長往矣

神惠記

葉先生朝榮號見山少師臺山公之父也中年得
奇病病不知所由來亦無他苦第不能睡每睡欲

合眼則背蓬蓬然動始如斗大漸縮至背心僅如錢孔則湧起醒矣以此三年不成寐遂骨立延醫診之醫不能名其病第見其骨立則以爲損也用參苓諸藥補之愈補愈甚且將就木父憂之遍訪名醫得十人莫適與也則具十人者名祝于鄉祠女神劉夫人者枚舉而筮之良者陽筮否則陰十筮皆陰大驚吾兒殆哉其不可藥矣不然何十醫而無一良也家人相對涕泣計無所出先生忽見一人星冠道服自空下拊而告曰君何病服越鞠丸愈矣遂條然去異之以詢醫醫曰方誠有之乎平無奇耳安能愈君君病久恍惚何言神也間方載何書曰在丹溪心法問何療曰療鬱先生瞿然曰得之矣往余再喪妻四喪子復喪妹最後喪母骨肉之痛連綿不絕哭泣悲傷五衷苑結今茲之病由鬱生也神告我矣遂合一劑服之卽成寐再服則通宵安寢三日而起矣友人來問病者皆大驚謂君遇茅山道士授還魂丹耶何起之驟也遂醮錢具餅餌酒果羅庭中爲拜答神貺時巳甲夜

矣忽爐中有火熒熒如炬光照一室友人皆見之
先生喜占一聯曰危而安方識神功廣大微之顯
莫言陰教虛無更十年讀書三山忽一夜前神復
至語曰君何尚留此其亟歸謀避倭時倭已遠去
鄉人安居無恙殊不以爲然第念神曩者救於垂
絕今豈我誕耶因五鼓就道徒步疾走二百里以
夜分抵家明發卽欲行而家人及父皆不信以告
鄉人鄉人咸擲掄謂其駭不得已留二日竟強父
挈家去止東城未十日倭以風便突至鄉人不及
避誅殺慘毒至有一家無噍類者而吾家幸完居
東城數載倭難平與家人浮海歸故居業登舟矣
神復來告不利意雖信之而難於易舟適有友人
王散軒者亦以避倭浮海歸勸附其舟先生從之
方有所待未卽解纜而前舟先發不數里颶風作
覆其舟舟中人皆葬魚腹遂得俱免惟神救者三
皆大難大厄心思意想所不能及

先生弱冠時肄業三山之開元寺社友十餘人過
之送于寺門至鍾樓下一老人年可九十餘野服

倚柱立挽而語曰在相法君當刑四子時猶未娶
心惡之又曰無愠也子雖晚當貴已又曰功名竟
有迤邐耳時方年少氣銳謂一第可立取聞此愈
佛然趣出老人復笑挽曰更有一言門下多賢士
諸所言皆忤默然恠之他友人意其善相人也問
焉俱不答再訪之去矣詢之僧僧曰無有也越一
歲先生始婚連產俱不育已未少師生先生年四
十五矣爲諸生累舉不第試多前列而不及餼乙
丑京口姜先生試首年已五十一心念已老卽餼
無益力讓次者姜先生不可乃受餼戊辰

穆皇登極詔選士充太學遂得與焉畿試復不第久
乃謁除得九江別駕鬼嘯于齋中不爲動齋故戰
場也芟而闢之產五色芝滿六載移守養利州州
治深入蠻夷中拮据三載欲歸不得卒于官老人
所謂迤邐豈不信哉方滯學宮家貧歲常就塾第
子有聲庠序者至二百餘人登科第者纍纍不絕
在官時延接諸生教以經義多成名而瑞昌科甲
厄且七十年署邑試士首拔李汝祥其年遂舉于

涉恒小品 卷一
鄉門下之多賢亦不虛也而當守養利時少師亦
舉進士官翰林細思老人邂逅數言盡平生無一
謬者曩已卯歲以攝郡代太守入計遇善風鑑者
謂先生有道骨當遇異人驗矣

神術

賀朝用綿竹人少遇異人授神術百不失一然深
祕之一假於相有官將赴滇別其署事州縣溫君
而栗溫請曰先生遠行何以教我應曰祖公萬福
但三日後州前有小變當流血溫大駭徐曰勿憂

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節拐爭於州前果剽刃焉
幕景東時滇南大旱巡撫見吾陳公甚憂召之相
君曰須董太守至乃可言之陳曰吾爲一省主顧
不如郡守耶對曰不然方今旱災惟雲南一府公
之所轄廣矣何可占陳然之促太守至熟視之曰
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三
更雷大鳴黎明雨如注非三寸不止至期言無一
不酬陳大奇之以書薦於劉巡按劉見之曰吾雅
不好星相無已姑視我子察之曰甚佳名列賢書

第幾已而果然其術多如此後以任事爲人所嫉
構下獄歎曰數也遂自引決先謂妻曰子亦不免
歿後妻亦從之

蔣侯授矛

劉白川景韶在軍中夢建業蔣侯從空授以丈八
蛇矛盤舞如飛其卒也夢蔣侯以天樂來迎凡文
臣立軍功神相之要非偶然者

朱書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邢
幼從羣兒之塔莊獲蟾掣搦良久釋之卒不爲祟
一日雷電風雨晝暝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
衣白簡鬼物從之百數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
牀下神人曰當生者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
示之符雕篆字隱隱見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者
稽首謝歷三日流黃氣滿室中朱書龍蛇狀盈几
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熟臥忽有聲若
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邢臥自如

假神

平湖金員字汝規爲人朴而迂家頗裕人有稱貸無不與人既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日其孫病求護於所謂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賊數人打門而入則自稱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熒煌則以爲朱八官神靈顯應若此賊入臥內挈取衣被其妻以爲神惡其衣之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衣非潔淨者不須挈去及賊倒囊篋運糧米心竊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爲賊矣年八十四已見曾玄孫行動飲食如壯者其壽蓋未量也天其或

者有以補之

假妖

王海日華少時邑中迎春里兒皆歡呼出觀獨安坐讀書不輟母岑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答曰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見是也吾言悞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習文數月之後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歎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殿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獨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

曰爾獨不顧令卽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答
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我方誦書恐彼亦何詞呵
責錢因語父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
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祟富家子數人
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
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公
獨留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爲異假妖試之每
夜分輒登屋號嘯或投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雨雷
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之方檠燈端坐
神氣自若輒私相歎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殫
因從容問曰向妖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
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答曰
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必露怪狀求勝君安
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色
動疑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亾過諸師兄
爲崇耶公笑曰非是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
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
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

情且笑且謝曰實以此試君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

精爽

梁觀字大用分巡潮州廉介剛果決獄如神會天時久旱觀齋沐禱神雨下如注沒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于韓山書院祀之觀雖沒其精爽不迷有祈輒應同庠謝孚爲御史時領兵平百家畬十潮夜宿行臺每夕戶鏑無風自擊孚坦然不之疑一日晨興守門隸卒不來請鑰孚恠問之守者曰昨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開若有沉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于窻隙見之第無命不敢出耳孚知其爲觀之神也恐隸卒驚給之曰是我是我一時失記矣至夕鏑擊如故孚乃默曰某奉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當加陰相使公私皆美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用博我奠耳聲遂息明日具牲醴卽書院以祭其後凡有捷前夕必夢與之歡笑如生

馬駸解州人與其兄主燕醫張圯館圯卒而無子

爲買地以葬仍以居授其媪後爲松江同知背疽
幾危一夕夢圮來視疾明日尋愈人以爲圮之冥
祐圮初爲行人使蜀館稱多恠人莫敢居徑入因
夜坐觀書忽壁上如人持挺而擊者三觀書如故
不爲動居父憂廬中磬不扣自鳴燈下見馘影如
斗亦處之如常崇弗能干自松歸渡江會大風陡
作舟師震懼無人色從容仰天祝曰吾平生或欺
君虐民舟當沉否則風亦當息俄而風恬浪妥須
臾數百里矣

陸道判嘉禾人洪武初薄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
居者多祟遂以微價售於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
中有二女笑語於前陸知爲恠叱問之二女曰妾
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
臂沒早視劍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其
聲錚錚啓下一石版版數鬣滿貯黃白陸遂用饒
富後贅沈氏生萬三爲江南富族之甲巳皆籍沒
於官

李瀚沁水人爲樂亭知縣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

作崇吏茲土者多病死人爲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得朽骨若干令野瘞焉竟亦無他後爲南京戶部尚書

熊翀光州人少年業南園同事十餘人忽睹絕色女立松樹上衆皆錯愕翀略不爲動女尋滅遂以刀刮樹皮書曰作恠風雷滅成形斧鋸分明日夜半雷劈之後官南戶部尚書卒武宗時已得恩典世廟立夢稱臣南京戶部尚書熊翀見明日谷大臣稱其丰表峻越賈閣老南塢以先朝名大臣對再賜祭不但懾鬼魅且聲靈通帝座矣

孫繼先孟縣人以御史憂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敢過孟縣界公馳馬卽之入於牛羣迄不見明年民病額瘡自山以西歿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

高唐州驛舍夜有鬼物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亦曰海市

避正人

蘭溪北隅明遠樓左偏一區穹窿其顛周密四傍
聖之以白竅其前若園月形障以紙天光照映虛
明瑩徹常若月在其所而無虧也扁爲月區文懿
公游其上倦而假寐有二鬼來矚驚曰章大人在
此奈何其一欲避去一日奉命灑掃俟北斗使者
攝獄如何可違方逡巡未決公隱隱聞之曲肱未
動久之聲漸遠乃起歸家數日門人王覺言醫士
夢一鬼兩股流血泣曰不避正人爲主者所撻乞
藥傳創公笑曰正人亦何須避

役鬼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宣慰
司奏差龍沙卽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
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尚
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其語侵坐
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滕篇
忽聞窻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
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
乃祝曰豈子藥殺爾邪苟非予當白爾冤鬼曰見

閱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
兒冤宜集壽俊十人爲之徵弼曰可人旣集鬼曰
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
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
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
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卧兄樵未還兒偶步牆陰
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
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剃其髮纏以綵絲次
穴胸割心若肝豎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

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劫制使爲奴稍怠
舉鍼刺之感額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
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誓與翁結
爲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
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條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
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速萬里叔姪鞠之始猶撐
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橐遂獲符
章印尺長鍼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
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

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
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大曆二年春二月爲吾
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
然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
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
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鄜生者與
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今
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
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

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陽問
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
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
爲具成案上大府萬里庾歿于獄部使者慮囚召
月西置對弗答吏罵曰獄由爾與今反不語邪月
西曰殺我者旣伏辜矣喋喋將何爲尚賢竟以賂
免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
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寃已伸翁寧
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

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之皆如和卿而鄺與劉不具里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臥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弼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燕象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弼一華衣一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爲某惡行萌某邪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爲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弼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爲壽弼連以酒酌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醯代之頑童怒曰幾蜚吾喉吻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噉噉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西尤號黠慧時與弼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洪武四年有司異其能薦入京師賜衣一襲遣歸

鬼道姓名

賈節婦陸氏徐州人舉人王鄰女弟頗解文事夜讀史至舜誅四兇心疑之曰何物四兇乃敢爾耶忽窻外有四鬼物各道姓名以應曰某等在此啓戶視之寂無所見媪遂得怖疾而終年八十餘矣

鬼報恩

青州益都尉某華人云初在鄉累舉不捷居郊野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謂盜曰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盜曰我營卒也因博輸不敢歸乃來相擾

尉曰吾有緝二匹取贈之盜謝去復詣營請于軍尉得不治罪後將就試卒忽出燈下曰某前蒙恩誓必報今不幸歿于軍旣而赴舉試前盜以所試題送出三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已而登第卒又見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率衆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

鬼恠

元末有羅文節者廬陵人以掾吏督造至樂安憇
解中或告以鬼物所憑不可居笑曰惡有是酣飲
而臥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一丈夫長而青立與
檐齊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比明
視之並解有大樹甚茂人祀爲神曰恠在爾矣歷
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樹枯恠亦隨止後官至瀘州
同知年八十官雖不顯而生平勁挺不可奪乃知
鬼所畏者正人不必盡達官也

冥獄

邵溥字公清康節先生之孫紹興二十年爲眉州
守郡有貴客素以持郡縣長短通賕謝爲業二千
石來者多委曲結奉邵雖外盡而凡以事請輒不
答客銜之會轉運副使吳某從襄陽來多以襄人
自隨分屬州取奉邵獨不與客知吳已怒乃誣邵
過惡數十條以陷吳大喜立奏之未得報卽逮邵
繫獄成都獄司理叅軍韓汴懦吳擇深刻吏僉判
楊均鞠之眉州都監鄧安民以謹力得邵意主倉

庾之出入首錄置獄十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卽承如是半月許眉之吏民連繫數百死者且十餘輩提點刑獄縉雲周彥約縮知其冤亟自嘉州親詣疎決邵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小酒餽遊客及用官紙劄數過多等方具獄楊卽死獄吏數人繼亾明年邵坐貶三官歸襍爲之西山其眉山士人史某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衫花帽馭卒控大馬甚神駿上馬絕地日不容啓一甲第朱門三重洞開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徑造廳事座上緋綠數十皆揖史東向辭曰身是布衣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爲政何必辭吏前白曰帝召公治鄧安民獄今來也俟君登科畢卽奉迎矣史不獲已就坐欠伸而悟不爲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赴廷試過荆南時吳適帥荆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室不敢居無幾而死史還至夔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幸報吾家令取去年秋所書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

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亾於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二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自曰安民冤已得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揮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却醫藥具不冠待盡中夜卒溥得家學之傳洛黨被禍伊川沒時人皆避匿吊不敢往誌不敢作溥獨素衣白馬會葬蓋真知道者

冥司牌

張才少與鄭生者善嘗夢冥司遣一卒持牌書才及鄭名攝之既至主者檢其籍曰張某猶有二年鄭某繫獄閱數日鄭果物故才尋舉鄉薦又夢至一冥府守者名呼才曰葉落凋相公請見居頃之一人青衣絲絲自內出從者曰是葉落凋相公語才曰爾壽止三十二緣心地好增算倍之才趨前謝遊遨闐闐間忽僕馬擁從甚都其乘輿者烏紗幘頭緋衣金帶葉策一蹇從見才傍立遂步擁向神曰此張某神揖才如葉語且云已改註祿籍神

去葉畱後速才歸才日乘輿者爲誰葉曰天下都城隍語旣而別才覺流汗被體後才以子琳貴棄其涑水學諭歸年已六十又四年卒果符前夢

湧幢小品卷之十九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

關雲長 四則

岳武穆 四則

文文山 五則

文陸二事 三則

于少保 七則

責備

海忠介實際

死水供立

忠魂助戰

江濤得完

魏公有孫

袁氏全家死難

孝童

代父飲醜

青天歌歎

船灰塗頸

禱泉灌田

和盜詩

梅高報母

未盡之祿

見星斗

孝憤

萬里尋親

廬墓

工人孝義

節婦給粟養子

二沈妻

媵奴死節

節婦湧江

母喪不嫁

大饑甘餓

伏毒食醋

守節自信

節婦膽識

求見不得

芝竹

三屍繞門

雙烈

愍貞哀感

丐婦投橋

義門

義友

義姻

義僕

書僕書傭

僕惜字紙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

關雲長

湖上朱國禎輯

自古忠義雄勇士不得志冤死兵死者何限獨雲
長之神最靈最久思之不得其解姑妄揣之聖人
繼天立極每每神道設教聖人不生則神自設教
雲長必明神轉世姑托此幻軀著姓名結兄弟馳
騁干戈擾攘之場聳動人耳目著之史冊中俄然
兵解以去而神乃愈烈要知氣運薄故寥寥二千

年間聖人不生生亦扼于有位于是有神焉出沒
隱見其間以待聖人之生以補聖化之所不足我
太祖則大聖人出世矣猶謂佛教暗助王化而俗傳
雲長爲伽藍神理誠有之不可得而擬議也

三國志雲長諡曰壯繆想其義謂壯于出兵繆于
料敵云耳衆以穆穆之義解之夫以穆爲褒詞耶
不足重以繆爲貶詞耶不足輕大抵英雄不能違
時時命大繆則雲長取曹仁而不足且有陸遜擬
其後時命大順則石勒取王浚而有餘孫緯以勁
兵邀極罷不能得之掌股間也

山西鹽池在解州雲長所產處也相傳黃帝執蚩
尤于中冀戮之肢體身首異處而名其地曰解其
血化爲鹵遂成池宋崇寧中池水數潰張靜虛攝
雲長之神治之池鹽如故雲長見像于廷于是加
封拓祠祠最偉神亦最靈池長百二十里濶七里
周垣守之每大雨輒能敗鹽必禱于神而止蚩尤
以其血爲萬世利而雲長周旋永此利源同于煮
海奇矣奇矣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二
蹇理庵達嚴事雲長每事必告居皖夢侯語之爲
我公祖已守平陽解在部中後起總督薊遼稅璫
高淮張甚禱更力陰得濟其請內帑亦然累世信
卜叩之奇驗嘗與聯和至百韻後爲一小令來贈
末云再揮戈薊北重整舊江山果驗

岳武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 世宗龍
飛升州爲承天府營造宮殿祠遂湮廢萬曆中守
備杜正茂創于城西闢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爲周

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
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
過如此經日衆歡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
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
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迓之而入守者驚
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
征拜上八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
洗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
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大約明神

再生必有奇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于土木客
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
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
再轉世矣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偉取檜析幹爲二植墓
前名分屍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檜檜
妻王氏万侯高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
范涑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
湖移秦万二像跪祠前

余葬先君子于臯亭山之麓其山故元伯顏取宋
屯兵之處也步村中一蒙師唐姓者年八十餘自
言其家駐此六世矣大王父猶及見宋末事方伯
顏兵至下屯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電伯顏知有
異起立帳外勒兵防變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精
忠字面伯顏曰是矣此岳公護本國現靈異也亟
宰牲爲文致祭曰王繫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敢
不仰體但氣數如此王雖有心不能違天若旦日
宋以三千人來戰卽斂兵北歸如只力竭講和亦

不能含囊中物而爲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
明日天皎潔如故宋無一兵且納款伯顏入城又
親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亾余聞其言灑然有異方
往來此中將尋歸骨處伴先君子因欲買地立廟
合雲長公祀之題曰關岳廟而老廢未能也

武穆七世孫仲明洪武初自固始徙于汴少負清
節隱居不仕廬墓九年 朝廷三召不起賜號純
孝先生所著有遺安集

文文山

文丞相夢至天庭坐不孝之罪於戲忠孝不兩全
已豫兆之矣

丞相嗜象奕以其危險制勝奇絕者命名自玉層
金鼎至單騎見虜爲四十局玉層蓋公所居之山
也吉州泰和縣贛江濱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
亢旱民禱輒應公生潭沙清淺公歿潭近居民夢
神歸騶從甚盛乃公也自是潭深墨如舊兩任贛
州提刑江水汎溢勤王召募溢尤日甚又暑月喜
溪浴與奕者周子善于水面以意爲枰行奕決勝

負愈久愈樂忘日早莫或取酒炙就飲啖荆南草
竊成汭亦類此蓋神有正有惟自不同也

丞相兵敗于吉之空坑有石大如數間屋忽然自
山頂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却公乃得脫去
鄒鳳等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今宋史丞相傳云
空坑之戰得趙孟滌給元兵以免蓋史作于元之
盛時極誣陋至云丞相求爲黃冠欺妄尤甚同時
仗義效力者蕭文琬父子梁克中尤最俱遺漏不
書而全子仁驕淫不事事無智略死爲人所逼乃
反立傳史家之謬如此

趙孟僴宋之宗室年十七及胄舉文天祥辟爲叅
謀天祥北去居吳依親友以居越十年爲道士名
道淵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爲僧名順昌因自號
三教遺逸改道堂爲本一庵臨終手辭以訣有曰
文山之客千古忠貞

丞相若不市死便非事體便無收拾此正天之所
以成人美也于少保更賴得一刀乃知左右之贊
與徐石不殺于謙今日無名之語爲有功

黃冠歸故鄉是何意實欲出來舉兵復宋蓋寧敗
寧多殺人而此志不肯息也留夢炎之言已觀其
深矣

文陸二事

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事
初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畊氓洞丁
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爲驍將大衣
冠指搗衆背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
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

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
絕太湖吊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
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
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餘
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
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
陳宜中又絕江遁乃卽日拜樞使又拜首揆補宜
中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
道奔迸收集亾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正閏

交馳真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爲大臣元老者
視易姓如閱傳郵況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
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
箕二子且有愧色于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又淮
陰龔開所作文陸二丞相傳云方唐末五代之季
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
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爲者先宋知其
然一旦踐太位卽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儒臣爲通
判其權雖分其勢遂弱石晉所割境土終不能復
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
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
山湖之間內政不修惟恃夫江淮爲外藩久之且
南北夾攻而沛蔡之藩籬自撤荆襄受圍鄂渚交
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
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圍中逐鹿無復有潛藏
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
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
死事蓋無媿焉卒之文國瑞陸秀夫前後死國精

忠激烈誠有在于天地而不在于古今者於戲吳
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
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京
師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
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
風駿霧鬣豪胔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
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于人而死
志節旣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甚高古殆亦不愧
秀夫者

崖山舊有石勒云元大將張弘範滅宋于此嘉靖
中督學陳塏磨去之改曰宋少帝及其臣陸秀夫
死國于此并篆文丞相正氣歌立碑于五坡嶺吾
友區海目有詩云崖無滅宋字濤有撼胡聲塏字
山甫號宅平紹興人官叅政嚴分宜惡之嗾其黨
楊以誠劾退之居林下四十年卒年八十有七子
孫蕃盛一說作林泮泮閩人官尚書區字用孺高
明人官中允

張世傑已溺歿諸軍棺斂焚屍島上其中膽大如

斗更焚不化衆皆號慟須臾雲中見金甲神人大
聲曰太上以我驅馳關係不小以多方措置恢復
矣由是軍心皆不移葬之香山之赤坎村陸秀夫
輓以詩曰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蓋
說郭之說如此然崖山之敗秀夫負祥興帝入海
世傑知事不濟奪舟先去行收兵欲再立趙氏後
遇楊太后告之故太后大慟歿世傑葬之海濱欲
投占城颶風溺死則在秀夫赴海之後矣二說再
詳然謂世傑葬陽江之赤坎村則陽江無此村陳
白沙因陽江令何昌之說封墓立祠作心賀卷贈
之蓋誑白沙也君子可欺以方信矣

于少保

于肅愍改諡忠肅撫臣傅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文
定公慎行題易乃萬曆十八年事而其說則發于
王鳳洲至吾兄鳳翔入臺題褒忠功於是于之後
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卽陞都督功臣者
胡總督宗憲也得世襲衛指揮

傅公疏未入少宗伯黃公鳳翔夢一偉男子持書

來有空山孤魂之句覺而心惡之詰晨接傳疏乃
知于公生氣凜凜猶存

我朝虜叩京城大掠者二巳巳之變于忠肅以大
司馬卽爲總督帥石亨等禦城外有請卽從不必
覆奏軍中諸將受成絕無牽制故能力戰却虜有
建言者請重將權 景皇批答曰于謙總督卽將

權也其專任如此庚戌之變丁大司馬坐于內惟
怯無謀楊少司馬赴于外權非獨擅仇將軍以勁
兵要功不敢戰又不受節制而嚴少師又陰持于
內雖有韓白無如之何矣

巳巳之變關遷都主固守人猶能之惟人心搖動
極危險只一二月間聚兵教戰陣城外者已二十
二萬則守城與各處把截之人又豈下數十萬分
布經略齊力奮擊此其才真所謂多多益善者却
虜後陳循撓于內羅通闢于傍處之泰如二人亦
心服不敢動其氣象何如羅之才不滅忠肅然復
辟之舉史云自陳曾與密謀不報一云石亨來邀
不從要之忠肅之禍循亦謫戍則羅非曹石之黨

明甚而多此一疏遂添蛇足

南城 東朝之事誠不能爲忠肅解然 景皇剛決

雄猜固不肯遣使忠肅和顏進曰羣臣之請亦借

以紓邊患耳 帝始曰從汝從汝朋友相處要識

性避其所短况君臣之間又如此性格乎阮浪之

獄得不上侵沂邸之養得近 太后焉知非公委

曲調停以至此柔事 景皇如擾龍馴虎中間備

極苦心啞子吞黃連自知不可告人者故西市之

變

皇太后驚惋

英皇自追悔曰好箇于謙

憲皇旣立昭雪贈諡夫以 一 二聖英明不以爲怨而

更以爲德孜孜不怠則其始終心事與默運之功

鑒在帝心久矣公旣不言外人又不知 二聖更

難發明一腔熱血灑地知之者其天平後人責備

更又何惜

當時君臣相信可謂至矣然薦一徐有貞爲祭酒

不可得至叩頭謝罪而謂黃竑邪說可以力阻乎

辭免宮傳心良苦矣

于墳祈夢靈異人人能言聞太倉相公以子病往

祈忠肅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
非爲朝事余一生清苦認真不作虧心事而見病
如此是何罪業忠肅曰公記得吝一單名帖失活
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海
商漂至巡兵執以爲盜衆皆憐之請于太倉往解
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
人不勝拷皆死太倉矜名節于此守之最堅故雖
知其寃終不爲救然力可爲而不爲則神固已存
案作罪過矣

責備

責顏魯公者以不從方鎮之議以不能高飛遠舉
避禍爲先責岳武穆者以金牌還師以樞密請還
兵柄責于忠肅者以 南宮之錮 東朝之易責
蘇武者以胡中生子責方孝孺者以全身遠害責
許衡者以仕元責文信國者以黃冠歸故鄉責狄
梁公者以失身女主此等事存而勿論可也
蘇子卿娶胡婦生子是天之哀忠臣而不絕其後
也不然安國死子卿爲餒鬼矣

張南軒責諸葛瞻不能力諫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退冀主一悟兵敗身死僅賢于賣國者嗟嗟賢者乃爲此言

海忠介實際

海忠介在係自分必死人亦無以更生期之者

世廟賓天外廷未知頗有密詢得者提牢主事知狀夜設盛饌款之忠介飽啖飲酒渝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歡之甚對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海自分伸頸無疑主事

告曰莫悞莫悞 宮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

用耳公問曰果否曰果矣卽大慟投體肴酒盡嘔出狼藉滿地絕而復甦扶歸禁處哭終夜不輟又明日成服衰麻徒跣呼天若喪考妣噫到此然後知公真忠一片心腸有貫徹千古者人須於此處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實際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其他居官之勁正清苦又其餘事也

忠介父翰爲秀才母謝氏年二十七而寡忠介僅四歲家貧謝矢志教育有戲謔必嚴詞正色誨之

忠介卒爲名臣謝例應旌表忌忠介者竟沮止之
忠介終亦不自請也

死水拱立

高宗南渡有盧臣忠者字信臣縣人侍行上驟
欲用之命相者視之曰有膺無背官止此矣後扈
蹕至建康虜騎迫溺水中後數日上求臣忠所在
左右記其處以對使沒取之拱立如生賜水銀以
歛贈諫議大夫與兩子官

忠魂助戰

逆亮南侵有統制魏俊王方死于瓜州之戰我

太宗渡江見夢助戰立廟府城祀之嗟乎異代忠臣
能識天命如此

江濤得完

顧圭上虞人少負奇氣方國珍來寇集鄉兵與戰
曹娥江敗死里人瘞尸于江岸其塚爲風濤蕩折
而塚獨完越七月其孤謀反葬啓視面如生次日
其地盡爲江矣

魏公有孫

韓魏公之孫浩知濰州金人來寇力戰死之此史所未載

袁氏全家死難

袁柳莊之父號菊村其先有袁天與者以進士歿德祐之難全家俱覆凡十七人僅一孤救免又百餘年而有柳莊云

孝童

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李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

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啣哀百血行路稠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及門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齧疽剗脛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脫之僇上有大禮則差間以粟帛金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舍腐忍瘡者孰多

牢絕乳卽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
牢之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
事之事他人旣篡之矣卽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
無恨其後乎其激昂自任類此甘舉賢良方正沮
鄭注貶封州司馬卒牢後亦擢進士第

代父飲醜

賈直言代父飲醜死旣而毒自左足洞出乃蘇事
聞減父死并直言流南海嗟嗟如此孝子不免行
戊唐代宗之賞罰可知矣直言後爲絳郡太守自
言始飲醜時岑岑然覺毒沁五內至肢節其痛淪
于鑽灼通體不可名狀旣蘇每遇天陰則又甚焉
軫益及足脛色皆如墨其傷攻出六孔膿液紫淤
臭敗逆捨人鼻達數十步外惟飲啖無減平昔故
得不死嗟嗟如此孝子天有神丹何不悉除其苦
使之優游仕路耶

青天歌歎

呂升字德升淮安人事父百歲翁至孝幼失母遂
不入私室與父同寢務悅其心父年高齒不任堅

每食盡肉一斤升率妻子供餼必極精爛父出入必呼升隨或適匆近舍升不隨行則不往若嬰兒不能頃刻離其母然父年益高便液不時升承順益謹夜嘗四五起遭元兵火升負父避鷓鴣山出覘賊爲所獲知其孝子也善視之與食飲不入口輒泣下賊亦憐之令歌升爲青天歌浩浩歌歌已輒泣夜令擊刁斗升爲思父歎賊感動縱之歸升夜行晝伏凡三晝夜還家扣戶侍者以爲鬼物久之啓視乃升也相視大哭出其足故刺一握升園有美杏父所嗜鄉豪竊之并奪其地升爲文訴城隍神卽譴豪疽發背曰還孝子地乃已豪妻子匍匐叩門還地疽卽愈

船灰塗頸

王泰永嘉人宋提刑允初之後幼失怙恃鞠于伯父丁未冬元兵至伯父被執求財物不得將殺之泰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給兵曰見知瘞物所伯父遂得釋而遯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滄泣告兵曰兒實不知恐伯父被害故出願以身代伯父死兵

怒斬之仆地兵既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喉尚在遂捧其首合于頸適人家有修船泊灰因取以塗其瘡試以水滴其口稍能嚙至暮以扉界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若風冷然過頸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子甚孝且不當死卽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若冰雪痛遂止凡八越月其創始合而首竟偏

禱泉灌田

張杏孫慈利縣人以孝稱鄉人皆重之爭訟者不詣公府而詣孝子里有麀鹿泉鄉人素賴其利歲大旱泉竭詣孝子請禱孝子沐浴拜泉泉初出如縷衆喜曰泉至矣復再拜沛然如初所灌方數十里歲以大熟人益信其誠孝子通尚書以授其子兌成進士有聞于時

和盜詩

泰和鄧學詩性至孝元季母子俱爲盜所獲盜魁知其儒者哀之與酒食口占一詩命之和約和免死盜詩曰頭戴血淋漓負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

與汝一杯酒我亦有佳兒雪色同冰藕亦欲如汝
賢未知天從否應口和日鐵馬從西來滿城人驚
走我母年七十兩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
絲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報否寇喜道之出城得
遠去學詩後以薦爲校職考終嗟嗟此盜可應舉
做官

梅高報母

梅應發居閭門市中母嘗有病醫藥弗療刳股爲
羹以進母啖之疾已他日母復疾危甚應發露立
北面稽首以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已年以益母
壽是夕天陰暝俄頃雲開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
星尚沒頃之雲復合及還至母所見母擁衾坐牀
上言有白衣者六人以水灌灑遂霍然而蘇詰旦
母平復如常年八十餘而卒

成化末武城縣生員高謹之母爲人毆死謹父得
重貨焚其屍謹哭不已父乃訟于朝章下按察司
行東昌府驗問知府楊能納賄願指證佐言謹母
實自經死上狀副使許進與按察使石渠無所可

否謹遂走闕下擊登聞鼓奏上并言渠亦受賂既
入因自刎不殊錦衣衛執以聞命刑部郎中吳
欽往會撫按暨三司官雜治得其死之本末逮渠
等下鎮撫司重鞫殺人者始伏其辜刑部論能受
賕聽囑罪當徒渠失入人罪以爲長官得減當杖
獄上有旨能降四級調除邊任渠等罪皆准擬時
渠已考察閒任矣

未盡之祿

彭方伯應時父南坡早卒配蕭氏哭之哀一日南
坡附舍人兒語及生前事歷歷券合諭蕭曰未盡
之祿當以貽汝年八十四仲兒某年當舉子後一
一不爽蕭雙瞽一日用鍼豁然蓋方伯孝養天祐
之也方伯泰和人

見星斗

淮安衛人王鉉年七十久喪雙目嘉靖丁丑暑夜
納涼仰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兩目燎然如童子
其人心田明潔人或不能償債則焚其約少事父
母至孝年至一百三歲猶彊健善飯一日無疾而

終人以爲孝義之報云同時有不孝子目瞎復明
方自詫可比于鉉忽雷震死

孝憤

王仰湖廣崇陽縣人余巳丑同年也除廣東肇慶
府新興縣知縣有僕王效真等三人同衙役作弊
入覲後事發怒甚會調閩縣未果治而時時恚罵
新興有雞爪蘭花蓋斷腸草之類食根立死葉則
少延數刻時三人竊藏之聲言事急自盡王履閩
任夜浚食于外三人擣藥汁入豆芽菜中夜半死
根究三人服罪其子王廷試請于官面質三人於
城隍廟藏父劒擊殺之立斃廷試僅弱冠孝憤所
激揮刃若有神助衆咸奇之事 聞得 溫旨真
孝子可傳後而王露機不卽治又不卽逐之此與
元嘉逆劭之事同

萬里尋親

趙廷瑞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少讀書能文章補
弟子員數省試不第棄去故習青囊所歷各山水
必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

遊中州且訪異人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
入蜀久之沂江下荊州謁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
漳洛以次于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
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坻必規度驗或六七復
東遊泰山過闕里南窺鳳陽達于金陵過浙訪天
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從侯二谷陳敬亭兩方
伯遊兩方伯挾其書至湖訪茅鹿門憲副時爲萬
曆乙亥也年已六十其在江湖間亦十有三禩矣
問其家世曰離家時兄重華僅七齡母與姊歿

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鹿門贈以詩曰近
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傷昆明丁年數卷青囊
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
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上迎別去
五載猶棲遲東海并匿錫山道中所遺妻已沒重
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欷歔而號不自已葬其
母嫁姊與妹請路郵于郡太守而出衆危言沮之
華哭而題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淒
然從今卽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華復自忖

曰吾少不諳父貌卽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定也別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榜之官觀街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宮道士聞携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年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相逢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穎壽東涉淮泗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且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鈎簾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被盜攫其貲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

杖錫而前雙眉覆面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
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
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
盜所窘且柰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
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
第往又顧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
人過南禪寺遇一老翁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
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翁亦絕不識華貌且
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泫然
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翁得
無卽吾父已乎笑而應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
兒比僅七齡存亾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携
而哭并出所囊路郵示翁讀之始驚曰吾卽爾父
也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
子廼相携哭而拜聞者無不泣下轉相告過寺刺
本末共爲嘖嘖太息不能已

廬墓

國朝有三世廬墓者芮城李錦字尚細錦子澤字

公溥澤子柄字子權錦與澤父母各三年俱歲貢
錦卒廬所柄爲生員亦卒廬所澤聽選卒于家可
悲可悲人言三世讀書必發李三世矣又純孝如
此不知子孫何如

工人孝義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
間出與人執塡甃治筐筥又爲善工大德間江南
大饑人民道殣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
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強壯少延母

旦夕活乎卽以母屬兩弟自備回鶻人乃告母曰
兒當備錢塘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旣
回鶻人得轉賣遼東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
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人母得轉掠饑
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經過道遇一女子鴉鬟
尾行問之則曰淮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
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倘挾我得同歸乎於是
日操瓢道乞夜泊茆葦中雖顛沛流落親黏日久
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

送我到庄乎因及女子上堂見父母皆涕泣起相
抱持詰門外同來者何人卽引生更衣具酒炙樂
飲酒半執醖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
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誼聲暴淮楚
間且君去永久母不知在亾歲丁薦饑鄉閭必離
析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
尚薄有園田給饘粥吾女實君箕帚妾也君必無
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爲利哉吾雖賤
不讀書且義不敢取況吾母固衰耄度尚可活萬
一母死兩弟倘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遽死吾
母也吾又何忍卽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
載兩弟亦歿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節婦給粟養子

宋制凡節婦死者給粟養其子此制甚妙今之有
司可做行之

二沈妻

吳人沈思道妻孫氏沈樹田妻宣氏兩家居近有
交沈孫夫婦相愛樹田暴戾無人理宣歸見父母

父母對之泣宣曰此不足傷大人心兒自是命也
樹田歿宣哭極哀沈思道亦歿孫送夫喪過河下
見宣以歿相要同日自縊宣有救者復甦而孫竟
死後三年宣父母謀嫁之宣覺亦縊歿嗟乎孫歿
宜矣樹田何面目見其妻乎然樹田病時宣進藥
翻之曰若毒我則歿爲厲鬼罵婦又未可知要之
鬼必靈于人也

媵奴歿節

真奴黃巖縣人媵鍾氏嫁于苻松僅十三日松歿
松遺腹子也母解氏尚存鍾有異志奴竊知之告
于松之從父諷之鍾怒不省因泣告于解氏曰安
人不幸至此真奴雖欲奉以終身勢不可得惟求
他日見安人與安人之子于地下而已言訖血淚
俱下是夜沐浴縊死松柩上聞者咸驚歎泣下衆
議葬之以從其夫鍾不顧竟焚其尸以去同時邑
中有阿菊者從陳氏嫁于郭崇文生一子而郭死
陳改嫁菊夜竊其子歸于郭謝方石爲立傳

節婦湧江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萬曆十三年掃夫墓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沉之日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

母喪不嫁

節女都從夫家上起見惟元時容城縣王氏女以母喪感念不嫁終身獲旌命此外更有真學清淨而不嫁者又一種間氣也

大饑甘餓

芮城李氏二女成化甲辰歲大饑父卒乏食二女年已笄箱中猶有粧具人勸其出鬻二女慚不肯出伏于箱饑歿

伏毒食醋

康對山先生子臬先娶王漾波女生一子並死繼妻楊氏未幾臬亦死楊服砒霜以醋湯三碗下之蓋食醋則藥不可解也毒發容貌安舒略無倉卒奇奇臬有才志又得良婦死節天之待康先生不薄矣

守節自信

安吉州節婦都氏歸于陳孀居矢志無他庭下故有井或曰弗利居者且不便客塞之宜都曰井地道也何與人客不便孰與同室婦女河汲不便乎門爲隣樹所蔽術者曰伐之則貴氣弗闕斯利舉子都曰吾聞窮達在天力學在人顧尤之隣木耶子良謨登第官叅政所稱棟塘先生者也都旌表贈安人子孫繁盛且優文學天之報之正未有艾也

節婦膽識

近地吳節婦沈之鎔之妻沈以溺死嗣子汶家政甚整業日拓汶有俊才早貢爲博士有郎廷瓚者貸金十鬻妻以償吳聞亟還金贖之盜入室吳厲聲曰我沈門老節婦刀不去手犯卽自刺盜駭愕散去其膽識嶽嶽真女中奇男子也

求見不得

章丘遼經生之妻于氏守節不出門門內草生如無人之境嘗三日不舉火隣人餽之米塩却不受

海幢小品 卷二十一
隣人報縣縣餽粟一石方得活嘉靖間長清知縣武金過縣武故遺腹子聞而謁之求一見終不可得曰孀居以來誓不見男子官非男子乎武拜門外歎息而去節婦卓矣若隣人與武亦可謂知義者哉

芝竹

王土崑山人能讀書婦陸氏方娶後其墓園枯竹更青凡三年二生芝草皆雙莖比四年芝不生土病死婦從歿以烈婦稱此嘉靖初年事瑞芝之生恒于壽考富貴康寧而于烈婦見之此可觀天道矣

三屍繞門

成化間海康吳金童攜其妻莊氏及一女避賊于新會寓劉銘家傭以自給莊有姿色銘屢誘之不從謀之鄉人梁狗同其夫漁于海推下水死越三日莊氏尋之海濱得屍手足皆縛乃夫也歸家攜女赴水抱夫屍而沒時年二十有二翌日三屍隨流遶銘之門去而復還鄉人驚訝感傷共殯祭之

然未知銘之殺也久之事漸露猶畏銘彊暴未敢發士夫各爲詩歌聞于官得實磔殺之審錄員外郎奏聞旌表其處立祠

雙烈

曹桐丘鏞長子禔生而癩不諳男女事故聘錢皓女未敢娶以情辭錢錢不聽乃先以婢沈氏侍帷中嘗之終不諳復申之錢解盟別聘女私聞自經死未幾禔死沈氏亦守終身桐丘公爲立後至萬曆三十五年疏聞並旌

桐丘公之祖原吳之自出育于曹故一姓曹祖歿葬吳墓余高祖民畏公吳甥也貧甚歿亦葬吳墓吳訟之官親友和息歸價數金而止蓋先民之忠厚乃爾其地辛丙吳三水俱會桐丘公先發庶吉士主事僉事歸年九十餘卒善繪畫有清名長子禔痼病錢沈雙烈萃其後余家遲發余亦庶吉士檢討司業祭酒長子緯病亦如之媳沈氏儀郎惺予公之女歸十年而緯歿沈猶處子也賢孝能自立異日必繼前烈但余拙宦不媿吳吳分嗣子田

九百畝余僅得十一而嗣子尚有待又自念多病
恐旦夕霜露且文翰無一長何況繪事其負媿多
矣

愍貞哀感

萬曆己酉夏五月夜半延建水大出漂尸蔽江人
從臥榻中流出盡無衣一女尸年可十五六一手
掩目一手掩陰若不欲人見者余友董考功應舉
一瘞而諡曰愍貞愍言災貞言操也

哀感孺人楊氏祈玉妻鄞人夫死守節玉好鯉魚
每忌日必設鯉一年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
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于魚腹
中人大異之呼爲哀感孺人

丐婦投橋

正德五年崇德石門東橋上有丐婦色麗甚蓋荒
年夫負母與妻行丐而至者觀者甚衆婦醜之候
姑與夫乞市上躍入水死不知何里人及姓氏也
哀哉

義門

會稽平水雲門之間有裘氏義門自齊梁以來七
百餘年無異爨宋大中祥符四年奏旌其門閭是
時裘氏義居已十有九世闔門三百口其族長曰
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蓋二十四五世矣猶如
故鄉人謂嘗有餽瓜者族長集小兒十三歲以下
者百餘人使自取之各相推遜以長幼持去其習
爲廉遜如此於時猶共一廳頗宏壯有孫威敏公
題字存焉其後族老季光以所藏今昔畱題詩刻
石傳惇作序至元末始毀於兵而族亦且漸陵替
非其舊矣

周德威後唐名將也其五世孫愉避亂自河南徙
居上虞至宋有名承詔者十世同居凡四百餘人
趙抃帥越聞于朝旌門免徭役

隆慶年間潞安府長治縣民仇火仇塙等一門合
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鶚二世仇朴三世仇勳四世
仇堦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數百
悉聽其長約束巡按賀一桂題請旌表

連江楊氏六世同居旌義門有諱崇者承其後尤

孝謹子孫互相乳哺家雞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口季年倍之用儉以裕構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人歿崇率子弟拜禱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卒家無喪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時里有鼓樂聲有夢請公爲福寧地主者連江令章武聞其義去七十里行至其家視崇崇在田子孫兒童出見武賜楊梅食之羣兒班立序啖惟謹雖至少者不紊武歎美而去

義友

陳東已死棄其屍其友李猷偶尋婦翁詣行在所知狀哭且祈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葬而莫能得少陽有靈其啓我心越一日得屍又一日得其元如生合而斂之歸葬猷字嘉仲鄞縣人

義姻

宋張洎典相州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洎詰其故曰某之姻某貧困常納息於某家少貧必被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爲姻家報

讎幸畢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噍類私
讎已報願就公法泊曰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
旣出身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亾命對
曰姻家卽其隣若不獲盜彼豈得安曰汝不卽死
何就縲繼曰我若滅口誰當辯吾姻之不與謀又
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泊曰吾將聞
上免汝曰殺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
若殺人者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
下法哉速死爲幸泊嗟歎久之卒按法誅河朔間
無不傳其事者

義僕

我朝有義僕阿寄李溫陵發揮謂在我輩之上近
閱諸史記楊忠一則似又在阿寄之上蓋寄只勤
勞知禮而忠奮刀挽幼主于流宕之後卽犯死亦
不顧尤爲奇特阿寄傳見田汝成集中楊忠宋時
人諧史宋沈俶撰所記似皆實事而名曰諧豈真
諧耶抑別有所寄也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

人前遜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麾之曰主第走養能捍之卽扼橋格賊白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死鬪良久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旣免思養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

王環者曾石塘銑之僕也方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爲百年計晁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環滄州人本回回種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聞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歿自吾分顧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爲溝壑

瘠乎環聞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會旣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去環能書給事陸錦衣家陸遇之厚改給事朱錦衣家以壽終

孫明丁尚書汝夔之僕也尚書坐虜闌入誅仲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歿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媪丐乳

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淚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爲脫其籍得歸問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且泣乞寧已不食不令兒餒也夜宿輒擇溫燥與同臥起也間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爲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也兒名繼志得爲邑庠生明以老壽終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方與寧庶人密謀禮心憂之常于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

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爲言者今獨信先生竊觀於往來爲主所禮敬無踰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爲一言毋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歿獄中禮收屍葬之爲木主懷以歸尋簿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我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師餽其妻獄中妻歿奉屍歸合養正葬

歲輒上冢哭而祀之

真州袁山人服麟有僕名志失其姓山人好飲酒性所馳慕爲方外遊及諸秘戲幻術年二十餘妻歿遂終身不娶遊行郡國輒以志從歲丁酉之夏山人逃暑金山與所親紀生者飲而醉夜且闌矣二人各踞石臨江如廁山人恍惚間若有鬼物挽之入水紀生見急呼志汝主溺矣志倉皇奔水濱審其已溺遽自投下紀生急呼其僕善水者助之拯其僕胡盧曰入則俱斃耳胡拯爲僮褰裳水際垂手左右援之不及也志旣入江挾得其主盡力持之不舍沉而復浮者數四自分必歿適爲旋湍所激迴至崖側與紀僕手相值紀僕援得之大呼王來救於是四人者猿臂而出出則山人死矣志哭之慟謀經紀其喪寺僧聞變皆來集無何山人蹶然而起都忘如醉夢中體亦無苦時五月十有三日也翌日二人平復如常衆俱歎異之工部郎謝在杭在真州故與山人善親得其詳作傳

書僕書備

王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公欲取某書某卷某葉某字一脫聲卽檢出待用若有夙因余官南雍常熟陳抱冲禹謨爲助教其書滿家亦有一僕如弇州乃知文人必有助卽僕隸天亦饒之荆川先生有書傭胡貿作胡貿棺記

書傭胡貿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貿少乏資不能賈而以善錐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旣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貿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旣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于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書傭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爲此貿于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于書不能及古人蠶絲牛毛之萬一而貿所爲則蠶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于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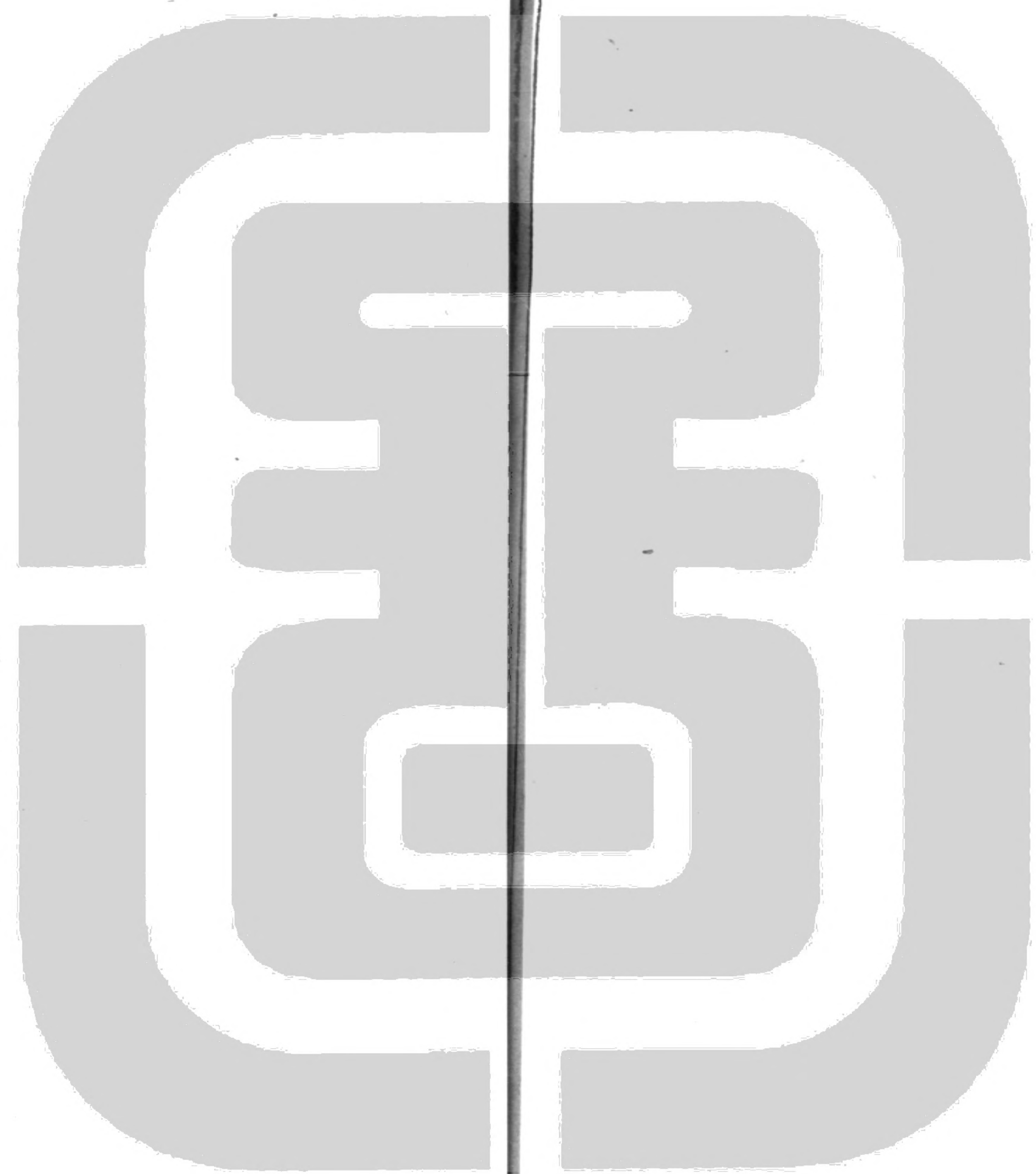
則余事無與成然留非余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也哉留平生無他嗜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于酒所傭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厭否留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壠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顯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余年近五十兀兀如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爲披閱點竄若讐我者蓋始以爲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留雖尚

以傭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然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留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余既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留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歿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余之勤因以不沒而留乃無以自

見是余專貿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貿也
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爲讐而豈欲後人又以披
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貿之碑碑勤苦從事於割
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
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僕惜字紙

馮南江恩有僕馮勤其父傭者也素多病日者謂
其短造甚憂之問一道士何以延年道士曰若爲
傭不能積德惟勤灑掃惜字紙乃可延耳傭乃市
箕帚偏歷所居村巷凡有穢惡悉爲掃除見一字
則取置于筒至暮焚之歲以爲常壽至九十七無
疾而終



卷之四